

符号学理论

(意) 乌蒙勃托·艾柯 著
卢德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4211



2 022 8713 1

符 号 学 理 论

〔意〕乌蒙勃托·艾柯 著
卢德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北京



2 022 8713 1

A Theory of Semiotics
Umberto Eco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符 号 学 理 论

〔意〕乌蒙勃托·艾柯 著

卢德平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保定市满城前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 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2.5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4000 册数：00001—2200

*

ISBN 7-300-00868-2

B·110 定价：7.20元

拙著译成中文，备感荣幸，
谨向译者致以谢忱。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Umberto Eco".

乌蒙勃托·艾柯

1988年2月9日于米兰

译者的话

符号学既可以说是一门古老学科，又可以说是一门新兴学科。关于符号现象和符号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中国，则早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就已略见其端倪。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并予以系统研究和论述，则是本世纪初的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是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近几年，符号学在西方学术界成了一门“显学”，中国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也大量介绍了该学科的一些理论，并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从而从新的角度阐释了若干哲学问题和文艺现象。从目前的学术趋势看，系统地译介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仍然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助于学术界系统地、准确地了解这门学科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依据，而且对建立我们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也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书作者乌蒙勃托·艾柯是意大利当今著名学者、作家，著作甚丰。他的这本《符号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备受推崇，可以说是索绪尔和皮尔士之后的权威性符号学论著。这不仅是由于此书与同类书相比更具系统性，而且是因为，这位勇于创新的学者提出了一整套超越于前贤的理论见解。读完此书，随处都能发现艾柯批判传统的精神和创造、革新的勇气。诸如“绪论”部分对符号学所作的分类一直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为全面的表述；同时，把符号学看作是一门“文化逻辑学”，也远远超过了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皮尔士的认识，后者仅仅把符号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逻辑学。在第一章里，关于意指、系统、代码、交流等范畴的论述和阐释，也已经在索绪尔等先驱者的基础之上推进了一大步。在第二章里，谈及符号的特征时，作者已有意识地区分开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等。至于第三章，内容

尤为丰富，其中许多问题是同类书所没有谈到或论述不够的。这些都需要读者仔细阅读、体会。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许多老师和朋友提供了这样那样的帮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导师胡明扬教授亲自为拙译本作序；金克木、周方柏、李幼蒸、伍铁平等先生多次关心本书的翻译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胡辰在感情上自始至终给予莫大支持，她的柔情减轻了我六个月的辛苦劳作。尽管此书因出版方面的麻烦而耽搁了一年半之久，但今天终于能出版，也可以算做对其情感的一份补偿。我将此译著献给她，但愿她为此而高兴。

此外，译者还要感谢原作者艾柯教授的关心。他在给译者的信中所表现出的豁达胸襟委实令人钦佩。

译文是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完成的，难免费解、错译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卢德平

1990年8月于北京

中译本序

胡明扬

符号学在中国研究的人还不多，在西方却很热。自从索绪尔最早提出这门学科开始，就有许多语言学家、哲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是搞语言学的，经常读到这方面的东西，深感这门学科的重要，应该花点力气研究。所以，我经常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多看点现代西方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其中包括符号学方面的文献。重点是要掌握方法论，而不在于人云亦云，机械照搬。这样对搞什么都有利。要做到这一步，外语这一关非过不可。

德平同志1983年考取我的研究生，当时才18岁，天资聪颖，学外语记忆力过人。尽管他的治学方法我不完全赞同，但我对他自始至终还是严格要求的，并尽量鼓励他独立搞些东西。所以，当他把这部30余万言的符号学译稿拿来请我写几句话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这本书写得非常系统，但也很艰涩。尽管对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此书所提示的方法论，其价值还是不能低估的。我的工作较忙，没有时间就整部译稿与德平同志详细商谈，但就印象而言，觉得译文比较准确、流畅。其中许多专业术语一看就知道是经过反复推敲才译定的。德平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部不好懂的书译出来，是下了功夫的，读者是不会忘记他的一番苦心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祝德平同志取得更大成绩。是为序。

1989年6月

序

本书原先尚欠成熟的蓝本(论及视觉和建筑符号的符号学)，以《视觉交流符号学札记》(*Appunti per una semiologia delle comunicazioni visive*)为题，写作并出版于1967年。更富理论特色的底本——提供了符号学的总体概观，并收有对结构主义从认识论角度展开的长篇讨论——以《失落的结构》(*La struttura assente*)为题，出版于1968年。我在法、德、西班牙及瑞典文译本上花了两年时间(只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巴西译本出得很快，等于未作更改复制了意大利原文本)对此书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扩充——还修订了许多方面，以便考虑到对意大利原文本的各种批评意见。结果，就弄成了一本插在《失落的结构》和别的事情期间的书。所谓“别的事情”是指一本意大利文论文集，文集名曰《内容的形式》(*Le forme del contenuto*)，出版于1971年。

关于英文本，在两次翻译均不如意，多次修订亦不成功之后，我决计(时为1973年)放弃此举，并直接用英文重写此书——承蒙大卫·奥斯蒙德-史密斯(David Osmond-Smith)的帮助——他在改进我的符号学洋洋洒洒上面付出的劳动不啻译一本新书所费的心血，当然，他对这一合作冒险导致的结果，不必负任何责任。用另一门语言重写意味着重新思考：这种名副其实的符号学经验所引起的结果(该现象曾使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①极感兴趣)等于说：这本书不再和《失落的结构》相干——所以，我现在又把它当作一部面目一

^①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以他和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命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认为不同语言的结构决定了各民族的思维特征。——译注

新的著作重新译成意大利文 (*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 [《一般符号学论集》])。

除了对材料不同（但绝非无关）的剪裁之外，有四种新因素使目前这一版本体现为对于我本人先前所作研究的局部性批评：

(I) 把所指物理论引入符号学构架的尝试；(II) 把语用学和语义学联系起来的企图；(III) 对于“符号”这一概念和古典符号类型学的批判；(IV) 对图像论概念所作的不同探讨——关于其批判，在我以前的著作里已经展开，但并不等于取代以下幼稚假设，即图像是非编码性类推手段；我仍然坚持这样的幼稚假设：图像是任意和完全可以分析的手段。我希望：用符号生产方式类型学替代符号类型学，有助于本人去把包罗万象的图像论概念消解成更加复杂的符号学行为网络。这样做的话，本书也就获得了一种“交叉”结构。在论述代码理论的第一部分篇幅里，我已设法提出一套限制过的一体化范畴；它们能解释语词和非语词手段，进而把符号一功能概念推广到各种类型的能指单位上去，即所谓符号、符号链、文本及宏观文本——整个这种企图都由俄克汉姆剃刀原则制约着，即实体不会超过必然性增多^①——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条颇为科学的程序。

第二部分用于讨论符号生产理论；我感到有必要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展开论述：予以考察的范畴（诸如象征、图像和标引）无法解释鄙人满以为属于符号学领域的许多不同现象。因此，我迫不得已采取反俄克汉姆剃刀原则，即实体可以超越必然性增多。我相信，在适当环境下，这一程序仍不失为科学程序。

没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没有刊载于评论刊物《符号学研究手册》(*VS-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开头6期的讨论，没有和佛罗伦萨、波隆尼亚、纽约大学、西北大学、拉普拉塔及

^①因14世纪英国唯名论哲学家俄克汉姆 (Ockham, 约1299—? 1349) 而得名的原则。——译注

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碰面交谈，我是不会取得本书所描绘的成果的。鉴于参考文献给我以致谢的机会，值此，我谨热诚感谢我的朋友乌哥·伏利 (Ugo Volli) 和跑罗·法布利 (Paolo Fabbris)，承蒙他们在此项研究的诸阶段鼎力相助——主要是通过不留情面的批评——此外，其观点我在各种场合也都随便引用。

米兰，1967—1974

凡例

单斜线指用作表达式或符号载体的事物，鱼尾号指用作内容的东西。因此，/××××/意思是表达或指涉《××××》。当不存在音系学问题时，语词表达形式将写成其字母形式。但是，由于本书不仅牵涉到语词符号，而且涉及到用作符号的客体、印象或行为，所以，这些现象必须通过语词表达形式加以表述：例如，为区分开客体汽车与单词汽车，前者用斜体^①写在双斜线之间。因此，//汽车//是对应于语词表达形式/汽车/的客体，且二者都指涉内容单位《汽车》。单引号用以强调一定单词；双引号用于引文。斜体指在技术意义上使用的项目。

^①原著中的斜体字中译本一律以加黑点表示。——译注

目 录

中译本序	胡明扬 (1)
序	(2)
凡例	(5)
结论：迈向文化逻辑学	(1)
第一节 一种符号学理论的构想	(1)
第二节 “符号学”：领域抑或学科？	(5)
第三节 交流与（或）意指	(6)
第四节 政治疆界：该领域	(7)
第五节 自然疆界：符号学的两种定义	(16)
第六节 自然疆界：推断和意指	(19)
第七节 自然疆界：下阈限	(22)
第八节 自然疆界：上阈限	(24)
第九节 认识论疆界	(32)
第一章 意指与交流	(37)
第一节 基本交流模式	(37)
第二节 系统与代码	(41)
第三节 作为结构的S代码	(44)
第四节 信息、交流、意指	(46)
第二章 代码理论	(55)
第一节 符号—功能	(55)
第二节 表达和内容	(57)
第三节 外延和内涵	(61)
第四节 讯息和文本	(64)
第五节 内容和所指物	(65)
第六节 作为文化单位的意义	(75)

第七节	解释成分	(78)
第八节	语义系统	(83)
第九节	语义标记与义素	(97)
第十节	KF模式	(113)
第十一节	一种修正的语义模式	(123)
第十二节	模式“Q”	(142)
第十三节	语义空间格局	(147)
第十四节	超编码和低编码	(152)
第十五节	代码与作为开放形式讯息 之间的相互作用	(163)
第三章	符号生产理论	(175)
第一节	概况	(175)
第二节	符号学说明与事实陈述	(183)
第三节	指称	(187)
第四节	符号类型学问题	(199)
第五节	对图像论的批判	(218)
第六节	生产方式类型学	(249)
第七节	作为创造功能的美学文本	(298)
第八节	修辞学劳作	(317)
第九节	意识形态代码转换	(332)
第四章	符号学的主题	(356)
	参考文献举要	(361)

绪 论

迈向文化逻辑学

第一节 一种符号学理论的构想

一、研究的宗旨

本书旨在探求关于每种意指与（或）交流现象的一体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可行性，及其社会功能。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应当具备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形式，并能依照由一种或数种代码相互联系起来的潜在成分系统，对每种符号—功能事例作出解释。

关于某种一般符号学⁽¹⁾的设想应该考虑到：(a) 代码理论和(b) 符号生产理论——后者考虑的现象范围颇大，诸如语言的日常用法、代码的发展、审美交流、不同类型的相互交往行为、为指涉外界事物或状态而对符号的使用，如此等等。

由于本书仅仅代表关于这种理论可行性的粗浅探讨，所以，开头几章必须受到目前这一学科所处水平的限制，因而无法回避从长远角度看肯定要弃置一边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人们首先必须考虑到流行的“符号”概念，以及符号类型学问题（连同其预先设定的明显不可逆转的符号学研究形式），从而对符号—功能作出更严密的定义，并达成符号生产方式类型学。

因此，第一章的篇幅将用于分析“符号”这一概念，以便把符号和非符号区别开来，进而将“符号”这一概念译解成更灵活的符号—功能概念（这一点可以放在代码理论的框架之内加以解

释)。这种讨论将允许我确定“意指”与“交流”之间的分工：从原则上讲，意指符号学蕴含代码理论，而交流符号学蕴含符号生产理论。

代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之间的差异，并不对应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能力与运用、句法学(及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区别。本书主张之一，就是克服这些差别，并描绘出代码理论的轮廓；它甚至把话语能力、文本构造、语境和环境(或情景)消除歧义这几方面的规则，都考虑在内，从而提出把许多所谓语用问题放在自身的框架之内加以解决的语义学。

区别性范畴正是意指和交流两种形式，这并不意外。正如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将会看到的，有一种意指系统(因而有一种代码)存在着，这时，也存在那种生成符号—功能的社会化可能性；不管这类功能的函项是所谓符号的离散单位，还是大片话语，只要这种联系是社会规范预先设定的，即可。相反，存在一种交流过程，这时，意指系统所提供的可能性被用来从物质角度，为许多实用目的而产生若干表达式。因此，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描绘的关于两种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就和规则与过程间的分工有关(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即从隐喻角度加以使用的权力与行为)。然而，当实施某一过程的条件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并位于这一过程之前时，那么，这些条件就算在规则之内(它们成为话语能力的规则，或“语言”所预示的“言语”规则)；而仅仅就其已编码而言，才可以由符号的物质生产理论考虑进来。纵然代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能够排除幼稚和无关的“符号”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在日常语言和通俗符号学讨论之中，看起来仍是如此适合，以致不应全盘抛弃。摒弃它不过是无济于事的迂腐之举。原子学家深知：所谓“事物”是由微观物质联系之间的复杂作用引起的结果，不过，方便时他仍可非常快活地继续谈论“事物”。同样，每当符号—功能的关联实质可以预

先设定时，我就准备使用/符号/一词。不过，本书第四章将用来讨论“符号类型学”这一概念。从皮尔士（Peirce）^①的三分法（象征、标引（和图像）出发，我准备指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范畴既囊括了符号一功能所具有的能进一步分割的领域，又包涵了范围连贯的“符号生产”手段，从而导致对各种符号生产方式采取更全面的n分法。

根据其为每种符号一功能提供妥贴、正式定义的能力，一般符号理论将被视为卓有成效，而不管这种符号一功能是否已经得到描述和编码。因此，符号生产方式类型学旨在提出某些范畴，以描述那些甚至尚未编码的符号一功能，它们通常在第一次露面时就被确立下来。

二、研究的疆界

事实上，一涉及所有这些课题，建立一般符号学的计划，就会碰到若干疆界或界限。其中有一些必须通过纯粹临时的协议确定下来，另一些则取决于这门学科的对象本身。前者拟称做“政治疆界”，后者则称做“自然疆界”；（在绪论第九节将指出，还存在第三种界限形式，即认识论实质）。

关于符号学的一般导言，要么得承认或确定，要么得重视或干犯所有这些界限。政治疆界有三种类型：

(i) 符号学以外的许多学科已经着手或正在着手研究一些课题，符号学家只能将它们当作自己所关心的对象；就这一意义而言，存在“学术”界限。例如，形式逻辑、哲学语义学和自然语言逻辑，都涉及到语句的真值问题及各种各样的所谓“言语行为”；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的许多流派（例如“民族方法论”）倒关心从不同角度考察同类问题；符号学家也许指望：有朝一日，会

^①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符号科学的创始者之一，著有《皮尔士文集》多卷。
——译注

出现一般符号学学科，而所有这类研究和科学均可视为其特殊分支；同时，某种尝试性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可以竭力把这些学科的成果都包括进来，并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重新定义它们。

(ii) 各门学科已经论证了人人都视为与符号学有关的理论或描述（例如语言学与信息论在代码概念上均作了重要工作；动态学与疏密学^①正在对非语词交流方式进行广泛探讨，诸如此类）；就这一意义而言，存在着“合作”界限：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符号学研究方法只应提出一套统一的范畴，以便使这一合作愈来愈有成效。与此同时，它还能排除以下幼稚习惯，即把语言学范畴（通过危险的隐喻替代手段）译解成不同框架。

(iii) 存在着一些“经验”界限，在其范围以外，有整个一组现象无疑和符号学有关，尽管各种符号学研究方法迄今尚未完全能赋予它们以令人满意的理论定义：诸如绘画，还有众多类型的复杂建筑物及城市物体；这些经验疆界很不确切，而且，随着新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正逐步发生变迁（例如从1964年到1974年的建筑符号学问题，请参阅艾柯[Eco]1973e）。

我所说的自然疆界，意思主要是指符号学研究无法逾越的那些范围，因为，鉴于有一些现象不能视为符号一功能，所以，存在着非符号学领域。不过，以同一术语，我意思还指过早被认为和符号学无关的广泛现象。这些属于文化领域，在这里，人们并未承认代码的潜在存在形式，即或如此，也不承认这些代码所具有的符号学实质，即其导致连续性符号生产的能力。因为我准备提出非常广泛和全面的符号一功能定义——所以触犯上述否定意见——由此本书也关注这类现象。这些东西将在本“引言”直接加以论述：它们恰巧和全部范围的文化现象并驾齐驱，而不管这种探讨一开始看起来会有何等僭妄。

^① 动力学(dynamics)和疏密学(proxemics)都是以研究人际之间的非语词性交流，如面部表情、手势、身体接触的距离等为主要任务的。——译注